

个人意见

岩田聪：

固执的“聪哥”改了口

全球游戏界巨头任天堂公司13日发布消息称，其社长岩田聪因胆管肿瘤于11日去世，享年55岁。

这位被广大粉丝亲切地称作“聪哥”的大叔，多年以来主持研发了GameCube、Nintendo DS、3DS、Wii和Wii U在内的各种游戏产品。在执掌任天堂13年的时间里，他将任天堂的视频游戏产业推向鼎盛。据统计，任天堂总共销售出1亿台Wii和1.54亿台DS，这也是该公司最成功的两款游戏机。

不过，近年来移动端游戏的崛起，对传统游戏商造成的威胁日渐显现。虽然催促任天堂进入移动端的呼声不断增多，但是岩田聪一开始对此却持排斥态度。在2011年的游戏开发者大会上，岩田聪说：“移动设备上的廉价游戏正在冲击整个行业。”

对于热爱游戏行业、立志做精品游戏的岩田聪来说，任天堂是在展示优质电子游戏的可贵价值，而移动平台不是。在他看来，在移动平台上，内容创造是别人的事，其目的并不在于把游戏做得多精良，而是通过足够的游戏数量来创造现金流。“进军移动端，任天堂将不再是任天堂。”岩田聪认为，任天堂不在于追逐短期利润，而是保持中长期的竞争能力。

他的坚守，得到的评价却是：“任天堂没有意识到走向移动端的必要性，是因为它死得不够快。”

2015年，任天堂终于迈出走向移动端的步伐。任天堂决定将超级马里奥和其他游戏角色登陆iPhone。这个消息一宣布，任天堂的股价应声上涨。岩田聪说，这是在智能设备和游戏主机间架起桥梁。但同时他又说，这并不意味着智能设备将蚕食游戏主机的市场，它将创造一种全新类型的需求。

岩田聪的离世，给任天堂带来巨大冲击。如何在跟上时代步伐的同时维护游戏玩家的热情和忠诚，成为继任者面临的挑战。岩田聪的理念是“开发简单好玩的游戏”，是做出“不受性别年龄限制，任何玩家能够体验到乐趣的游戏，而且还不会受到文化、国界、语言的影响。”这种简单纯粹的游戏乐趣，或许也不应该受到平台的限制。

多特·内格林：

5年内见过上万人

2008年，美国小伙子多特·内格林大学毕业后，开始不停地换工作。从房产代理人到交易员到自己当老板在网上开鞋店，没有一个能让他满足。

“我感觉自己已被庸常生活困住了，没有挑战，学不到新东西。我日复一日地工作，却梦想在有生之年做点真正特别的事。”

2010年，在为一位摄影师工作时，内格林发现了自己对旅行的热爱。他带着摄影师的作品，在半年内一路从纽约开车到迈阿密。在漫长的公路之旅中，内格林决定了未来5年要做的事。

“我把生活中我最热爱的事放在一起：旅行、创作音乐、表演、与人打交道。”于是，他将攒下的积蓄拿出来，买了一辆卡车，带着钢琴开始旅行。

如今，内格林已经带着他的钢琴去了20多个国家的300多座城市。从危地马拉的街头，到法国的埃菲尔铁塔，再到美国的科罗拉多，他走到哪里，音乐声就在哪里响起。

旅行最有趣的部分，是遇到形形色色的人。内格林在大街上弹着钢琴就能交到朋友，随后他就去新朋友家吃饭，或者一起旅游。

“钢琴是最可靠的破冰者。”内格林说，“在过去5年，我差不多和超过一万人交流过。”

但这样的生活也并非像想象的那么诗意轻松。内格林说：“别误会我，这绝不是容易的生活。搬钢琴是非常非常难的……有一次钢琴砸到我，我的两根指头都断了。”

“我的很多次旅行能够完成，都是靠我遇到的人。他们往我的桶里扔些钱，或者给我个地方过夜。”大部分时间，多亏了陌生的好心人的帮忙，内格林才能实现梦想，过上新生活。



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

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毒贩叔叔带入行

华金·古斯曼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墨西哥锡纳罗州的一个小山村里，父母都是农民，他是家中的长子，下面还有六个弟妹。据说，那里的不少村民都以种植毒品为生，古斯曼的父亲也曾种过罂粟。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他似乎注定要与毒品结下一段孽缘。

古斯曼早年家境贫寒，只念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，还为补贴家用在街上卖过水果。但他的父亲并不喜欢这个长子，古斯曼经常遭到父亲的殴打。十几岁时，古斯曼和住在附近的几位表兄弟一起种大麻换钱养家。后来，他被父亲逐出家门，只得搬去与祖父同住。

二十几岁时，古斯曼也像很多不愿安于现状的年轻人一样，渴望离家闯荡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古斯曼的叔叔阿维莱斯·佩雷斯是墨西哥最早一批从事毒品走私的毒贩，他领古斯曼入行，把自己的侄子带入了这个阴暗却暴利的经济链条中。

再次越狱的世界头号毒枭



华金·古斯曼(左)

美国悬赏500万美元

接触贩毒行业后，古斯曼从毒品运输开始做起，野心勃勃又不择手段的他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“章程”：如果毒品没有及时运送到位，古斯曼不会询问缘由，而是直接开枪打死负责的下属。这个方法虽然狠辣，但却有效。1980年代后期，古斯曼被当时最大的贩毒团伙——瓜达拉哈拉贩毒集团看中，并被介绍给集团头目、绰号“教父”的菲利克斯·加拉多。

投身“教父”门下后，古斯曼晋升得很快，很快就成为内部“高管”。1989年，加拉多被抓获，瓜达拉哈拉贩毒集团也随之四分五裂。此时，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的古斯曼与其亲信帕尔玛干脆自立门户，创建了锡那罗亚贩毒集团。

虽然古斯曼身高不足155厘米，并因此获得“矮子”的绰号，但这个身形粗矮的贩毒头目却成了美国和墨西哥政府的眼中钉。经过多年的发展经营，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已经被美国情报体系认定为“全世界势力最为庞大的贩毒集团”，身为头目的古斯曼则成了美国悬赏500万美元抓捕的世界头号毒枭。

挖地道是杀手锏

在本月的这次越狱中，古斯曼在浴室中“蒸发”，只留下了一个长宽各50厘米、深约1.5米的洞口，连接一条10米深且带有楼梯的垂直通道，而这条垂直通道又与一条水平地道相连。这样的越狱“杰作”充分印证了他在毒品圈的“地道专家”之名。此前，古斯曼在运送毒品时就擅长利用地道，还曾在一次抓捕行动中从地道中逃脱。

当然，这也并非他第一次越狱。1993年，古斯曼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被捕入狱。墨西哥当局以毒品运输、组织犯罪、行贿等罪名判处他20年监禁。古斯曼在这间高度设防的监狱中待了8年。在巨额财富的支持下，与其说是“服刑”，他的这段日子更像在“享受”。

2001年，美国当局坚持要将古斯曼引渡到美国审判，这时金钱再次发挥了惊人的作用。据称，古斯曼买通了看守人员，藏身在一辆装

近日，墨西哥锡那罗亚贩毒集团的头目华金·古斯曼再次越狱，引来一片哗然。在这场与毒品的战争中，墨西哥政府似乎又落了下风。来自墨西哥贫穷山区、身高不足155厘米的古斯曼，在“贩毒”这片阴暗的土壤里获得了巨额财富，甚至还凭此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。毫无疑问，这个世界头号毒枭的“成长”，与毒品贩卖背后的利益驱使不无关系，也是墨西哥特殊经济环境下的一个缩影。

满衣物的洗衣机中逃出监狱。他为这次越狱付出了50万美元。

这点钱对古斯曼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。2009年，这位世界级毒枭登上了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世界最具权势人物排行榜，其净资产估计超过10亿美元。

毒品经济的背后

2014年2月底，古斯曼第二次被捕。然而，时隔不到一年，他又来了个“金蝉脱壳”，再度越狱，这让墨西哥政府倍感羞辱。美国《时代》周刊称，如果说当初逮捕古斯曼是现任墨西哥总统涅托最大的胜利，那么这次的越狱则是涅托最大的失败。

墨西哥政府与贩毒集团之间的战争绝不是涅托在任期间才开始的，而是早已持续多年。曾经有人这样解释墨西哥毒品经济生命力顽强的原因：“墨西哥离上帝如此之远，离美国却如此之近。”从二战后美国对大麻等毒品不断增加的需求，和毒品贩卖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，也就不难明白毒品交易为何会在墨西哥屡禁不止。

据了解，锡那罗亚贩毒集团花大约两千万美元，就能从哥伦比亚或者秘鲁买下一千克可卡因；而在墨西哥，这一千克毒品的售价超过一万美元。如果把这些可卡因走私到美国，至少可卖出三万美元的价格；如果把这一千克拆成克来零售，总计可以卖到十万美元。从两千万美元到十万美元，这样一笔一本万利的买卖，谁会拒绝呢？

如果你以为这些收入都归贩毒集团所有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行贿是贩毒集团账上的一笔巨额开支。早在2008年，当时的缉毒总指挥诺·拉米类就曾被指控每月收受45万美元的贿赂。总指挥都能被收买，就更别提城市中的普通警察了。警察与毒贩勾结，行贿受贿严重，也是墨西哥毒品经济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古斯曼越狱后，多名与此事相关的监狱工作人员已被控制，并将一一接受讯问。

只要毒品交易这片土壤的存在，就会不停地开出罂粟花。遏制罂粟很难，但如何控制这片滋生腐败与阴暗的土壤，则是墨西哥政府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。从目前来看，一切依然任重道远。